2019年9月30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视觉设计：金涛
解放日报

我和我的祖国 国庆70周年访谈录

程绪珂：上海园林绿化70年

■本报首席记者 郭泉真

海上人物记 5

程绪珂，1922年10月生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前任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助教、大同大学附中教师，1949年至1966年任上海市园林处副处长，1978年任上海市园林管理局局长，1984年离休后，返聘任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园林设计院高级技术顾问等。1990年起，她作为主编之一牵头编著的《中国花经》等多部书籍，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戴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的程绪珂。

◀程绪珂当年和丈夫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合影，摆在她床边窗台上。

江苏末代巡抚程德全孙女、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园林局长、年近100岁的元老级专家程绪珂，就像一株树木绿植，不断在光合作用下释放氧气，给人自然清新、生机勃勃的感觉。每次去华东医院见她都被“治愈”。

“爷爷耿，我也是”

程德全退隐古镇木渎时，常给人写对联，每次不要别人在旁，只要小孙女帮手。他写一字，程绪珂便拉一下长长的纸，祖孙俩高高兴兴。

近百年后，中秋节前，孙女翻开晚辈特意为她制作的家庭照片集，指着头一张，干脆短促地说：“爷爷！”

再翻一页，“爸！”“妈！”

都知道程德全从政，不大有人知道，他、儿子、孙女，都与园林有不解之缘。

儿子程世抚，设计建造了今天上海的人民公园。

程德全自己，主政黑龙江时，在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造了“中国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公园”。

1900年，沙俄悍然入侵东北，程德全挺身挡在炮口前，跳进寒冷江水，躺在雪地不起，竭力周旋，力阻敌军开火，力护齐齐哈尔城池与难民。

1907年他造的公园，今天还在。纪念他以身御难之碑，他的铜像，也立在那。

对祖父“印象很深”的程绪珂说：“爷爷这个人，耿！”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是。”

祖母也很有个性。当年在四川老家，家境贫穷，老屋被收，祖母就带着一家老小，在一处悬崖下的一块平地上自建茅草房，“即岩为屋”，奉程德全之母以居。

程绪珂说，自己从小，就是被这样一位女性带着睡的。

她的耿，是“寸土必争”。

不是地少人多，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第一次见她时，她很客气，问：你想聊些什么？说了两个问题，她都笑笑，不开声。说到下面这个问题时，她开口了。

记者问：前不久采访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局长施奠东，谈到1953年谭震林拍板，不让浙大往南扩建，腾出空间造了杭州植物园，在一所大学与一座植物园之间选择了后者。上海也有一些事例，让人感到解放初期的那一批领导人，思想很先进，当时就很重视公共绿化事业。可是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到上世纪90年代，还排在全国后面，主要的制约究竟是什么？

她立即开口：没有土地。

不是地少人多，而是地太少、人太多。

所以她寸土必争。

“陈毅市长跟我是四川老乡。人家看到市长都有点害怕。我不怕。他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市长讲什么，你敢反对。我就跟他说，市长啊，下面人反对，说得对的，听了就是好市长，不听，过后慢慢地听，他还是好市长。结果陈毅讲，你这个小嘴巴怎么这么厉害。”阳光照进病房，程绪珂坐在椅上，抿着嘴笑。

针对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财政捉襟见肘，她提出一系列极具上海特点的经典绿化理念：“见缝插绿”“寸土不让”“先求其有，后求其精”“先普及后提高”“恢复、巩固、发展市区绿化，适当发展郊区绿化”……

都被采纳了。

针对社会不少方面，限于历史客观条件，不断发生的侵绿占绿毁绿、要把图纸改来改去等实际冲突和要求，她都拒绝了。

虽然很不容易。

有人提出，人民公园，要改成一个漂漂亮亮、四季有花的地方，让人民欣赏花。

“我说我不同意，要多样化，以树为主。他们没得话讲。”程绪珂说了句四川话。

“经常叫我改这改那，我不听。”据说当年，她常为争地护绿，哭鼻子。

又曾被当面直斥：你是吃树叶子长大的吗？

记者倒是亲眼见到，女儿在旁摇头直叹：她啊，一心只有工作。所以当年孩子们离开上海，她从没插手。

倒是陈毅市长关于竹子的一个建议，她听了。

陈毅上课“说竹”

上海人都熟悉这个名字：西郊公园。

1954年它开园10天，紧急关闭，“前往游览的市民远远超过该园原设计的最大容纳量”。整修半月再开。

次年，惊雷声中，毛主席转送给上海的一头云南野生大象“南娇”，撞过两道铁栏杆，从公园“出逃”了。

找到时，它正在一个村庄里，“舞弄着鼻子大发威风”。香蕉不吃，哄也不听，四周都是居民住房。关键时刻，一位管象的人迅速爬到它身上，唤着它的名字，抚慰它，慢慢带回。

在当时，一头大象，万人瞩目。

这便是曾经的上海。当时的西郊公园，去一趟并不轻松，却还是人山人海。全市的公园，也还没几座。可看的东西，也远不如今。而人们热情如潮。和当时方方面面的建设、尤其公共事业的发展一样，园林绿化一点点新进展、新去处，公园里的具体细节，都会引起许多人的热切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陈毅市长曾仔仔细细，现场视察当时“旧貌换新颜”的老公园中山公园，一一查看布局、园景、风貌，认真琢磨后，对程绪珂说：搞得不错呀，是不是少了一样东西——竹子。

“他给我上了一堂课，讲竹子在生活中的种种实际用处，讲当年行军打仗，过河时的竹筏、抬伤员的担架，甚至临时造房子……”程绪珂觉得说到了点子上，“我说，‘要的’。他开心了。”

“要的”，是因为一个根本观念：生态。

“命根子”

程绪珂一直主张，苗木，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命根子。

这涉及一个基本观念：园林绿化，不是只为观赏，更要生态实用。

和她长期工作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提供了不少细节。

比如，早在解放之初，她父亲就曾说过，公园姓“公”，不是私家园林，根据谁的个人喜好，风格改来改去，也不仅仅是这儿搞一个假山，那里做一个山洞，公园应该多种树木，才能改善生态环境。程绪珂进一步付诸行动。她“狮子大开口”，向陈毅市长要6000亩土地，用做苗木生产基地。

当时仅有的虹桥苗圃，大约100亩，还种有花卉。

三年后，上海专业苗圃的面积，比1949年大大跨越了一步。现在的上海植物园，就是当年新辟的龙华苗圃。现在的共青森林公园，就是当年新辟的共青苗圃。

第二次采访那天上午，遇见两人前来探望。其中一位，1961年大学毕业刚到上海工作时，曾从徐家汇走到闵行，一路步行30多公里，去数马路上的行道树。

后来，这位女孩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虹口、杨浦、黄浦……

这是程绪珂的安排。

目的，就是要真切摸清楚，上海的树。

“要按照道理来。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绿化才是最合理的，要求得这个数字。过去清楚也清楚的，但没有那么仔细和重视。”程绪珂一脸自豪，“我跟他们一起量。自己不动手，能带着人家动手啊？所以我会爬树啊，现在我还会爬。不爬怎么知道，树的具体情况？大树，中树，小树……管行道树的工人，统统都会爬树，那我必须也去爬树，一根绳子绑在身上。”

说“现在我还会爬”时，九旬老太太，自己先一乐。

“鞋”“报”“床”“房”

一次工程迁移了一棵古银杏，后来，据说“自燃”了。

程绪珂说，自不自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银杏治百病。

1983年，《上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颁布。本报上世纪80年代报道过的一组数据是：全市300年以上古树200多株，1000年以上的只有6株。

第三次采访，程绪珂有句话重复了三遍：香是香来糯是糯。

她说，古树，一定要立法，不立法，谁都眼红。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还小呢，银杏又叫白果树，白果炒了在街上卖，香是香来糯是糯。这么一来，每天要多少人买这个吃。后来给我否了，不许卖。

她说，古树到了年纪，价值不得了，治百病的。银杏，最先没人保护，当时大家还没有爱树种的这个思维。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噢，对治疗心脏病有好处，是世界性的树种，国外都很尊重的。后来，辰山植物园他们在研究了。

2002年10月1日，正值国庆，新修订的《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2017年，上海时隔30多年，再一次启动大规模的古树名木普查。

古树名木仅仅是上海园林绿化70年无数工作之一。

从上世纪50年代重视苗木“命根子”，60年代“数行道树”摸清家底，80年代颁布古树名木规定，到上世纪90年代，一位市领导在元宵晚会走到时任市绿化局局长胡运骅面前，说：上海的绿化有了很大起色，过去，人家说我是马路市长，今后，我要做环境书记……

再到2000年前后，“超常规大手笔泼绿”的延中大型公共绿地建设，起初“5万平方米”的规划已经是史无前例，最后一再扩到了“23万平方米”。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轮又一轮新发展、新奋斗，一个经典比喻成为耳熟能详：上海人均绿化面积，从1949年仅0.132平方米的“一双鞋”，持续增长为后来的“一页报”“一张床”，去年，达人均8.02平方米，相当于“一间房”……

这些，简述着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上海园林绿化人，辛勤耕耘，不懈奋斗，孜孜以求：洒向申城都是绿。

探望者说，她当年数的行道树，稀稀疏疏，根本遮不住太阳。

说这话时，从她身后窗户望出去，可见阳光和煦，城市绿荫掩映，枝繁叶茂树高。

“植物是万能”

记者问，园林绿化70年，您怎么总结？

程绪珂说，很简单，就一句——植物是万能。

“园林绿化，不光是观赏。生什么病，你离不开植物。过去有人不太重视植物。但其实，植物的功能可大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药用植物，可丰富了。我喜欢看这些，它就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药物学，可了不起了。所以那时我在苗圃工作，就专门搞一个药用植物园。后来慢慢扩大，到全国各地产各种药用植物的地方，去采回来。”她始终关注植物的应用、园林的“生态”，“过去有人笑我们，说，什么‘生态园林’？他们认为，花花草草，这叫园林。我反对。我说，对人类有益的，这个才叫园林。所以我写的东西，不是以花花草草为主，而是应用。任何东西，任何事物，没有应用，这个事物要它干啥？占地皮啊？”

在程绪珂看来，“世界上种类最多的，是植物。宝贝最多的呢，也是植物”。

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意识超前，提“生态园林”。

到晚年身在病榻，她依然不断拓展，赞赏“广义的绿地系统”之说，把农林、江河湖海山等自然资源都包括在内。

她提出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生态园林建设在城市中承担着，创造人工“第二自然资源”的重任。

她认为未来园林绿化，应该在传承文化方面下更大功夫，园林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九旬程绪珂，在病榻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呼吁“思想还要再解放”

老人侃侃而谈。

且是主动开始的。看得出，是长期思考，一直想说。

而且思维清晰，话语生动，观点鲜明。

“我喜欢广泛性。我不喜欢派别。”

“派别多，好处是大家可以广泛。缺点，这派是我，那派是他，就形成把人家看得很扁，把自己这派看得很重。”

“我不喜欢。”

“既然是搞园林的，大家一起来商量，广泛地研究。现在都讲，得我这派。”

“这种所谓的派别越多，好东西慢慢就丢掉了。”

“我父亲也是学园林的。他读过哈佛，讲究一个‘广’。”

“园林是非常广泛的东西，牵涉的面很广，学科也广，植物、建筑、美学、文化……它不能缺一的。牵涉的地方也广。只要对园林发展有益，不管是哪里的，都应该一样地看待，都拿来作为我的学习方面，这样你的园林也能广泛。否则，把园林放在一个笼子里，好像这就是我的派别，这还能发展吗？”

“我认识的人里头，有的，去过好多国家，不照抄，把值得研究的带回来，对国内好的东西也不放弃。有的，是排挤别人，唯我独尊。唯我独尊也可以，但是思路，就不广了，就有所限制。所以不少人，很窄。”

“不管是哪一派，你不要拒绝它，你也研究它。为什么西洋派它总是存在，总有它的特点吧？老古董派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有，它也有它的特点。你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这个是什么派，那个是哪个派，你派越多，我越不看。这种派多，不是把各方累积起来，而是自己的东西多，我要你这个干什么。”

“思想还要再解放。任何事物，任何的一个学科，它不发展，就停而不前。你等于是瞎子。”

“你如果说，这个学科，是发展的，它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它不但把中国看透，甚至于把中国的各个时期都看透，而且把世界的也看透。”

“所以，过去很多人看不起园林咯，我们不跟人家争看得起还是看不起，我们争这个‘社会的需要’。”

“我感觉社会在进步，在进化。园林跟其他科学一样，它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前进当中来进化。”

……

身边人说，她还在时常看书，并会给人推荐，而且下一次谈读后感。

她身在病房，但视野依然开阔，关注行业发展前沿。

来探望的人亲热问她：好不好？答：不好。

——怎么不好？

——出不去。

“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这个中秋，她很争气，“身体棒棒”回了家。

那天在病房，看护阿姨放一段手机视频给大家看，录的是她在唱戏，《捉放曹》，咿咿呀呀。

她说，谁在念经啊？

大家又逗她，指着那本照片集一张4岁留影问，这是谁啊？她一迭声连说五个“我我我我我”，很凑趣。

给她喝蜂蜜水，生气。给她喝甜梨水，不要。被逼无奈后，愁眉苦脸喝。完全一个老小孩。

第一次见她，她指着床边窗台上摆放的一张夫妻合影，给记者看，说，我老伴，走了。

她属狗，也极爱狗。窗台上还摆着一样东西，便是一只毛绒狗。小桌上摆满一排，也是各种狗模，每天和她相视。

离休后，她带团队，八年一本，用24年相继编撰了《中国花经》《中国野生花卉图谱》《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大家常在一起讨论，她家的狗，都能听得出脚步声。

记者曾路过华山儿童公园。早上，阳光树影。傍晚，老人小孩。最初只因注意到公园门口竖挂的牌上，白底黑字，“华山儿童公园”六字醒目，是周谷城先生所写。后来有次偶然走入，不禁惊讶。只见那么小一块地方，有儿童游乐设施，有亭子，有大树，有花草，有休憩椅子，有可以跳舞的空地，还有洗手间、管理房。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精致，刚好够用。心里暗赞。

这次采访才知，正是程绪珂，才有了这个袖珍奇观。

“只要有空地，就先拿来用。”1952年，小小角落里的这片荒芜空地、垃圾堆场，改造为公园。当时只有一个茅亭。后来不断改建更新，直至今日风景独好。

这里，被认为是程绪珂“寸土必争”的一个缩影，又何尝不是上海独具特点的园林绿化70年缩影之一。

许多年前，记者一位同事也曾惊奇发现，在浦东的家附近，有一处迷你公园，就巴掌那么点大，却满足了居民们日常需求。后来发现，上海似乎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程绪珂说：“这个对小孩最有利。你叫小孩爬好远的地方，他也爬不动。所以，面积稍微缩小一点，那么大人跟孩子呢，他的思维能力，就接近了。”

什么思维能力？

“不一定公园就是大大大，大得小孩不一定懂，太亏待小孩啊！小一点，孩子也能理解，一眼看过去，噢这是一个公园，公园的整体是这样的。”她说。

竭尽所能，“夹缝当中，为小孩争取一点”。

不会有多少孩子，或者大人，知道自己正在玩耍休憩的这个公园，曾经有这样一位老人，及一批批上海园林绿化人，如此用心，不懈为之。

从公共卫生、地铁到园林绿化，公共事业，往往就有这个特点。涉及千家万户，就在日常身边，不经意间巨变，而背后，是大量默默的付出与热切，是无数投身者的接续奋斗与共同心愿。

七十年，如是。今后亦如是。

（上接第8版）十多年后，越来越多外国人对在中国习以为常的高铁、移动支付倍感新奇，期待有朝一日“带回”本国。一位名为克里斯蒂娜的网民惊叹：每个人都为未来兴奋不已，而中国已经生活在未来！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世界日益感受到“中国贡献”的“升级换代”。

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4000亿元人民币发展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

……

从“增长奇迹”到“减贫奇迹”，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正不断刷新着世界认知。

“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福山所预言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说。

30多年前，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称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而无法提出影响世界的理念。

30多年后，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这样表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中国方案的高度赞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

因为“一带一路”合作，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回欧洲大港地位……

短短6年间，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写入多份国际重要文件。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朴素而又深刻。

70年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张开双臂；

70年后，中国仍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宣示：“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未来之中国

70年，新的起点上开启复兴新航程，必将在新时代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9月25日23时21分，北京南苑机场。

“起飞！”最后一架客机在夜幕中腾空而起，告别这个近代中国最早的机场。约8分钟后，飞机稳稳降落在当日投运的大兴国际机场，顺利完成跨时代的转场。

8分钟，短暂的飞行，跨越百年历史——

仿佛一个隐喻，今天的中国就这样挥别过往，飞向更壮阔的未来……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强烈的未来感。”科幻作家刘慈欣说，“这种未来感就是未来给人的吸引力。”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腾格里沙漠南缘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玺说，未来中国，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未来中国，万物互联。

人间正道是沧桑

6G投入使用，人工智能让人力更少、生产更先进；

嫦娥系列试验器总指挥叶培建说，未来中国，将在月球建立科考站，向火星和更遥远的星球探索；

还有人说，未来中国最迷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是无法想象的，充满了一切可能、一切奇迹……

时空穿越，恍然若梦！

犹记得1929年，上海《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十问未来之中国》。

——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表、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吾国何时可参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

“此十问俱实现，则中国富强矣，国人安乐矣！”椎心泣血的十问，饱含着当年国人的梦想。

斗转星移，日月新天！

此时此刻，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向复兴梦想发起最关键的冲锋。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历史性交汇，相互激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勾勒出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奋进的中国——

9月28日，日本大阪。3:0！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国女排击败塞尔维亚队，提前取得女排历史上第十个世界冠军。“女排精神”再一次振奋全国。

38年前，也是在日本大阪。21岁的郎平和她的队友们，首夺世界冠军，中国人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喊。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无需用一枚金牌证明自己的力量，但我们依然钟情于为了祖国永远奋斗的姿态！

“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战。我们的目标就是升国旗、奏国歌！”

59岁的郎平和女排所代表的“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永远年轻！

在中国科大量子工程中心一楼大厅，镌刻着“中国核物理研究开拓者”赵忠尧留给后人的期待——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每次走过这里，在量子通信领域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科学家潘建伟，总会感受到一种责任与奋斗的激情。

在奥地利留学时，他曾观看过一部纪念“两弹一星”功勋纪录片。当看到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为保护数据，烧焦的身体与勤务员紧紧抱在一起，潘建伟泪流满面：“我一定要回去……”

“我爱科学，更爱祖国。中国要再次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科技不能缺席，我不能缺席！”

前进路上，我们依然面临风险挑战，依然会遇到惊涛骇浪！复兴途中，我们依然要闯过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从三大攻坚战到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从严治党，从应对贸易摩擦到参与全球治理，依然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奋斗与壮烈的牺牲。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自信的中国——

就在1个多月前，创立39周年的深圳特区，收到一份厚重的“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改革开放点石成金，让深圳这个当年的小渔村成长为充满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

有人评价，如果说当年中央创办经济特区，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启航”，现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更是“一次志在必得的进军”。

志在必得，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了坚定信心。

未来之中国，必定是一个强盛的中国——

“当后人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什么会是最重要的话题？”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家泰勒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可能将由中国的惊人崛起而决定。”

2019—2049，那是一段更加壮阔的征程。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化为美好的现实；

——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东方。

这将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这将是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从历史深处走来，纵使历经5000多年沧桑，中华民族也从未有过如此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伟大转折——

70年前，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70年后，在意大利罗马，习近平这样阐述中华民族的浩瀚视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听吧，新长征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此刻，我们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国歌激昂的旋律——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前进，英雄的中国人民！

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